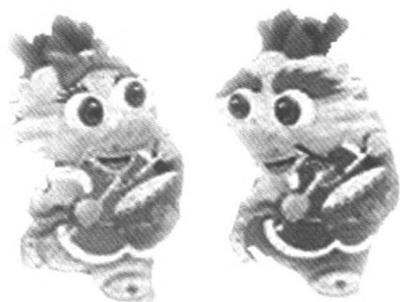




异彩纷呈话龙戏

□ 张垣



龙是中国神话中兴云降雨的动物，既是吉利的标志，又是古代帝王的象征。悠悠五千载，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。龙的传说、龙的故事，广为流传。而集诗画歌舞于一体、熔唱念做打于一炉的龙戏更是千姿百态，出神入化。

戏曲之龙，往往显诸标题，起眉目传神的作用。泱泱梨园，差不多每个剧种都有龙戏剧目。国粹京剧《龙凤呈祥》中的“龙”即皇叔刘备，“凤”即东吴孙权之妹尚香，周瑜施展美人计，诸葛亮将计就计，使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反成全了刘备的美事，成为千古美谈。浙江绍剧《龙虎斗》之“龙”乃宋太祖赵匡胤，“虎”乃大将呼延赞。这出龙虎相斗的戏，情节生动曲折，跌宕多姿，备受观众钟爱。连文学家鲁迅在代表作《阿Q正传》中，巧引此剧中“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”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”的唱词，活画出阿Q酒醉后手舞足蹈的可笑形象。从侧面说明了《龙虎斗》受人欢迎的盛况。试想，连信息闭塞的未庄的阿Q都能哼两句《龙虎斗》，由此可见此戏普及之一斑。至于山西北路梆子戏《双龙会》之“双龙”，即辽主萧天庆和宋太宗赵光义。说的是潘洪私通萧天庆，设计诬宋太宗到五台山敬香，辽兵突至，宋军被困，辽设“双龙会”邀宋太宗议和，暗伏兵马。杨继业令二郎延平假扮皇帝，七个弟弟随行保护，二郎以袖弩射死萧天庆，伏兵四起，火爆炽烈。此外，都市新淮剧《金龙与蜉蝣》、越剧《龙凤花烛》、沪剧《龙虎山传奇》、荆州花鼓戏《闹龙舟》、河南梆子《龙马精神》、海门山歌剧《青龙角》等，不胜枚举。有龙的剧名好听好记，本身也是一门艺术。

戏曲之龙，有的出现在剧中主人公的名字中。如越剧《龙凤怨》中的黄金龙与白玉凤，其意表示这一龙一凤间的生死怨恨。福建莆仙戏《状元与乞丐》中的文

龙与文凤，本寄寓“龙凤呈祥”之意，但由于丁家兄弟截然不同的家教，使文龙与文凤一对堂兄弟一个金榜题名成状元，一个流浪街头成乞丐，一龙一凤，对比鲜明。至于沪剧《三约龙凤亭》中的龙生与凤珍，不仅与剧名吻合，而且体现了龙凤间的纯真爱情。淮剧《金龙与蜉蝣》中的金龙，是帝王的代名词，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，结果众叛亲离，上演了一出悲剧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，对表现剧情，突出主题，皆有裨益。

戏曲之龙，最引人入胜的乃神话戏中人格化的角色。若是龙君，便戴龙冠，穿龙袍；若是龙子龙孙，则穿龙衣，富丽堂皇，色彩鲜艳。而他们的性格，既有叱咤风云的神威，又有凡夫俗子的七情六欲。比如脍炙人口的越剧《柳毅传书》中，著名老生商芳臣一赶二，前演龙君，威严庄重中不失慈爱之情；后扮由龙变成的老渔翁，风趣幽默中又带仙气。筱水招扮的龙女三娘，沦落泾川时的悲悲戚戚，返回洞庭湖后的大胆执着追求爱情的性格，前者使人同情，后者令人敬佩。此戏搬上银幕，饮誉海内外。与之媲美的黄梅戏电影《龙女》中的云花对爱情的忠诚炽烈，比龙女三娘更执着，为了追求书生姜文玉，心甘情愿受剥鳞之刑，马兰演来，既有严凤英的传统，又有创造性，表演潇洒，出手不凡，剥鳞时的乌龙绞柱，叹为观止。此种龙戏，南腔北调皆有，如广东的潮剧《龙女汉鹏》、江苏锡剧《龙宫舞缘》、北方评剧《张羽煮海》、河北梆子《哪吒》等，或以唱见长，或以舞取胜，或以打引人，刚柔相济，百演不衰。

除此以外，戏曲之龙，还以舞台美术的形式亮相，见诸反映古代帝王的传统戏，如龙庭背景必饰龙，宫殿大柱必雕龙，即使达官贵人之家，也以龙的图案点缀，显示华贵，把舞台装点得分外风光。■